

# FBI 探員承認：誣告華裔教授是“中國間諜”

【文/觀察者網 王愷雯】打着“國家安全”的旗號，美國政府近年來頻頻打壓中國（華裔）學者，一些人被打上“間諜”的標籤，面臨無盡的調查。但這其中充斥着多少不實指控？

美國田納西州媒體《諾克斯維爾新聞哨兵報》6月13日披露的庭審信息顯示，一名美國聯邦調查局(FBI)探員承認誣告華裔教授胡安明(Anming Hu,音譯)是“中國間諜”，導致後者被列入聯邦禁飛名單(no-fly list)，並和其子被監控長達兩年。

胡安明是美國田納西大學機械、航天及生物醫學工程系副教授，他於2020年2月被捕，被指控犯有電信欺詐罪和作出虛假陳述罪，面臨長達20年的監禁。此案於當地時間6月7日開審，不過FBI對胡安明的調查早在3年前就已啓動。

據《諾克斯維爾新聞哨兵報》整理的庭審信息，FBI探員庫吉姆·薩迪庫(Kujtim Sadiku)承認了針對胡安明的一系列行徑，包括：虛假指控胡安明是“中國間諜”；與胡安明上司見面時，暗示胡安明是中國軍方“特工”；利用虛假信息，將胡安明列入聯邦禁飛名單；促使美國海關人員沒收胡安明的電腦和電話，在國際研究界散佈消息稱胡安明是“有害的人”；利用虛假信息，讓一隊探員監視胡安明和其正在念大學一年級的兒子長達兩年；利用虛假信息施壓胡安明當美國政府的間諜。

報道稱，在盤問薩迪庫時，胡安明的辯護律師菲利普·洛莫納科(Philip LoMonaco)詢問他：“你想在諾克斯維爾找到一個中國間諜？”薩迪庫承認了這種想法：“我的工作就是找間諜。”

在法庭上，薩迪庫漏洞百出，他既不知道胡安明最後一次身處中國的時間，也“不記得”是誰告訴他胡安明可能是“中國間諜”。其所謂的“調查”，也只是從谷歌搜索開始。

美國司法部於2018年11月啓動“中國行動計劃(China Initiative)”，對涉嫌從事所謂“商業機密盜竊”和“經濟間諜”活動的公司和個人展開調查及起訴。美媒指出，有關措施出臺後不久，一些在美國(華裔)學者和研究人員就成了目標，胡安明不是唯一一個，但他是因被控隱瞞在中國的工作而出庭受審的第一人。

薩迪庫在2018年3月盯上了胡安明，他堅稱自己那時對美國政府的“中國行動計劃”一無所知，是通過谷歌搜索找到了一份中文新聞稿，上面有胡安明的照片，然後他通過谷歌的一個

應用，對這份文件進行了“粗略翻譯”。

上述文件顯示了胡安明與中國高校的一些聯繫，薩迪庫由此對胡安明正式展開“經濟間諜”調查。薩迪庫還曾向田納西大學校方提供了一個幻燈片，上面標明胡安明是中國軍方“特工”。但在法庭上，他承認胡安明並沒有替中國軍方工作，但他此前一直沒有對校方澄清自己的虛假言論。

在薩迪庫對胡安明展開調查3年後，這名FBI探員仍然沒有提供任何證據證明胡安明曾經是間諜。美國政府後來以欺詐等罪名起訴了胡安明。

據美媒此前報道，胡安明在今年2月被捕，他被控犯有三項電信欺詐罪和三項做出虛假陳述罪，並面臨長達20年的監禁。聯邦檢察官馬修·麥肯錫(Matthew McKenzie)聲稱，胡安明涉嫌故意隱瞞自己與中國學術機構的關係，導致田納西大學

在向美國航空航天局(NASA)申請聯邦項目經費時，錯誤地認證校方的這項申請符合有關的聯邦法律。

不過胡安明表示，他並非故意隱瞞信息，在填表時沒有列出自己同時受僱於中國高校是因為沒有清楚瞭解校方的要求。

據《諾克斯維爾新聞哨兵報》報道，胡安明10多年前離開中國，前往加拿大攻讀第二個博士學位，並入籍加拿大，他對納米鈦焊技術的研究在業界享有盛譽。

報道稱，法庭可能會在本周對此案進行裁決，但檢方並沒有足夠證據支持對胡安明的指控，法官可能會讓12人陪審團做出決定。

美國政府對中國(華裔)學者的打壓日益，已有多人收到波及。今年1月，美國工程院院士、麻省理工學院教授陳剛“因未能向美國能源部披露其在中國的工作和獲得的獎勵”而被起訴和逮捕，涉及的罪名和胡安明類似，包括欺詐、虛假陳述等。

中國著名生物學家、北京大學校務委員會副主任饒毅1月15日發表致麻省理工學院校長副校長的公開信，稱這一逮捕是“種族主義行爲”，陳剛與中國的關係是學術界非常正常的關係，FBI對陳博士的關鍵指控極其荒謬。

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也回應稱，中國政府一貫要求有關人才交流合作必須建立在遵守法律、秉持科學誠信以及恪守職業道德的基礎上。美方一些部門在辦理有關案件時，應該專業、公平行事，停止搞政治操弄，停止對中方有關引才計劃的污名化，停止干擾破壞中美在科技、人文領域的正常交流與合作。

## 華裔病毒學家邱香果是否會成第2個孟晚舟？

華裔病毒學家邱香果以及她的丈夫、生物學家成克定，今年年初同時遭加拿大國家微生物實驗室(NML)解僱。最近兩周，兩人解僱事件再次成爲加拿大政壇和媒體關注焦點，但圍繞着事件，依舊是謎團重重。

加拿大聯邦三個反對黨一直追問自由黨政府，邱香果夫婦是否因涉及間諜行爲被解僱？加拿大皇家騎警(RCMP)有關兩人的調查包括了些什么？



今年一月，負責國家微生物實驗室管理的加拿大公共衛生署正式宣佈，解僱了邱香果和成克定夫婦。

但政府部門始終拒絕提供未經遮蓋的相關文件信息。他們給出的標準答案是，信息涉及隱私和敏感信息，披露當中細節會“影響加拿大的國家安全”，甚至“損害國際關係”。

與此同時，加拿大的記者們通過“信息公開法”得到了部分經遮蓋的相關文件，並陸續進行了報道。

閱讀過這些文件的調查記者山姆·庫珀(Sam Cooper)接受美國之音訪問時表示，希望邱香果夫婦事件給加拿大的科學研究機構敲響警鐘。

他稱，加拿大安全情報機構(CSIS)面臨的問題是，他們針對中國軍隊研究的危險性、針對“千人計劃”、以及有商業用途研究轉爲軍用用途等提出過警告，但反復被政府或大學機構忽視。

本月初，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被問及“邱香果夫婦是否是中間諜”時稱，自己不瞭解事件，並稱“中國和加拿大有一些科技合作，這很正常，不應該被政治化”。

有人擔憂，邱香果事件會令加中關係進一步複雜化，甚至成爲“第二個孟晚舟案”。

那麼，關於病毒學家邱香果夫婦遭解僱事件，通過媒體的調查報道，我們瞭解些什么呢？

**曾與中國軍方醫學研究人員合作受質疑**

加拿大全國發行的《環球郵報》最近發表多篇調查文章揭示，加拿大最高安全級別的国家微生物實驗室的研究人員與中國軍方研究人員一直有合作。

報道中提及，來自中國軍事醫學研究所的嚴飛虎(Feihu Yan,音譯)曾在位於曼尼托巴省溫尼伯的加拿大微生物實驗室參與研究。

2016年至2020年間，嚴飛虎與加拿大國家微生物實驗室的“特別病原體研究小組”七位研究人員共同署名發表了六篇學術論文，而邱香果合作了其中的一篇，成克定合作了一篇。

這些論文包括了針對埃博拉病毒、拉沙熱、以及裂谷熱等傳染病的實驗研究，有兩篇稱他們“隸屬於加拿大國家微生物實驗室和中國

軍事醫學研究院”。

上周，加拿大公共衛生署負責人在出席議會加中關係特別委員會(CACN)聽證時稱，國家微生物實驗室有“安全檢查程序，對進入實驗室的人員都會進行相應的背景調查”。

但他拒絕就“爲什麼中國軍方背景的研究人員進入了加拿大頂級安全級別的實驗室”做出解釋。

加拿大前國家安全分析員、卡爾頓大學國際關係學副教授斯坦芬妮·卡爾文(Stephanie Carvin)對美國之音表示，如果媒體報道最終得到證實，那說明國家微生物實驗室內部安全檢查出現了問題。

“蒙特婁港行動組”發言人、麥吉爾大學信息研究學教授本杰明·馮(Benjamin Fung)在接受美國之音中文採訪時則表示，目前，加拿大政府對於與外國擁有的公司或機構合作，沒有太多控制。他建議說，政府可以在保障學術自由的前提下，出臺一份外國政

府控制機構及公司的名單，讓學者們更意識到當中的危險，或直接向他們提出警告。

而加拿大安全情報機構也多次就知識產權被外國盜取以及加拿大科研安全提出警告，政府目前已經出臺了“學術安全保護”項目，並承諾在六月底出臺與外國科研合作的“風險指導綱領”。

**曾向武漢病毒研究所寄送埃博拉等危險病毒**

加拿大媒體就邱香果夫婦被解職整理出的時間線是：2019年3月31日，邱香果把活體埃博拉病毒和亨尼巴病毒從溫尼伯寄往中國的武漢病毒研究所。當年的5月24日，皇家騎警對邱香果展開調查，而到了7月5日，兩人同時被帶離了國家微生物實驗室，曼尼托巴大學也終止了與她的合作。

今年一月，負責國家微生物實驗室管理的加拿大公共衛生署正式宣佈，解僱了邱香果和成克定夫婦。

加拿大公共衛生署的官員此前曾表示，兩人遭解職與他們寄送病毒樣本沒有關聯，也和新冠病毒沒有關聯。

《環球郵報》的調查文章稱，是由於加拿大安全情報部門發出警告，敦促政府取消邱香果與成克定在國家微生物實驗室的安全許可。隨後，兩人遭到解僱。

這些混合的信息引發了人們對事件背後細節的更多揣測。

斯坦芬妮·卡爾文教授(Stephanie Carving)稱，安全情報機構可以提出警告和建議，但是否採取行動，則取決於政府部門。

她表示，我只能說，你不會因爲一些小事情就被取消安全許可；通常來說，可能是相當嚴重的問題。

調查記者山姆·庫珀(Sam Cooper)剛剛出版了關於“加拿大無處不在的中國影響力”的專著《視而不見，Wilful Blindness》。

在訪問中，他直接批評加拿大國家微生物實驗室，把全世界最致命的病毒之一、以及它的多種變異體寄給了中國的實驗室——這可以令中國研究人員最大限度地基因多樣性方面進行實驗。

他說：“中國在(病毒)攻擊能力研究方面是

沒有限制的，比如，武漢實驗室從事危險的基因功能獲得(gain of function)實驗，引發人們的擔憂。”

這裡提及的“基因功能獲得實驗”指的是，將天然病原體帶入實驗室，使其發生變異，然後對它是否變得更加致命或是更具傳染性進行評估。因爲其危險性，加拿大的實驗室並沒有進行這類實驗。

加拿大國家微生物實驗室是加拿大唯一的四級生物安全水平實驗室，即全球最高級別防護的病原體實驗室之一，全球僅有15間。它的研究包括了全球最致命的病毒以及動物疾病。

邱香果曾是該實驗室的明星科學家。2018年，因參與研發治療埃博拉病毒藥物ZMapp，她得到了“加拿大總督創新獎”。

根據她的領英網站以及媒體的介紹，邱香果畢業於天津醫科大學，1996年來到加拿大學習，加入加拿大國家微生物實驗室至少15年，曾擔任“疫苗發展和抗病毒療法”項目負責人。

**曾成爲新冠病毒起源陰謀論主角**  
2020年初，新冠疫情逐漸蔓延至全球，有關“被加拿大微生物實驗室停職的華裔病毒學家向武漢病毒所寄送了新冠病毒”的說法也在網絡上廣泛流傳。

加拿大相關機構多次特別說明，邱香果向武漢病毒研究所寄送的不是新冠病毒。加拿大國家廣播公司(CBC)還專門把相關報道翻譯成中文，發佈在自己的網站，以消除華裔讀者對這個話題的猜測。

上周一，加中關係特別委員會聽證會上，加拿大衛生部長帕蒂·哈吉(Patty Hajdu)再次澄清，邱香果寄送的病毒與新冠病毒“沒有關聯”。

不過，邱香果的確與武漢病毒研究所有很深的關聯。向武漢病毒研究所寄送埃博拉病毒樣本，邱香果是促成這件事的關鍵人物。

媒體獲得的信息顯示，當時，溫尼伯實驗室的負責人馬修·吉莫爾(Matthew Gilmour)似乎對寄送如此危險的病毒感到懷疑，在郵件中詢問特別病原體研究小組負責人，“我們是怎么和武漢病毒所有合作的？”

得到的回答是：因爲與邱教授的合作，他們向我們索取這些材料。

而中方在收到埃博拉等病毒樣本後，發郵件對加方“表示感謝”，並“期待進一步合作”。

CBC的最新報道稱，在2018年至2019年間，邱香果曾五次前往中國，包括一次在武漢實驗室進行培訓。

文件顯示，她這些旅行都是第三方支付費用，但是究竟是誰支付了費用的信息被遮蓋。

從事件發生到現在，無論是主管實驗室的聯邦公共衛生署，還是加拿大衛生部，都對事件諱莫如深。

加拿大幾個反對黨不斷要求自由黨政府向議會提交未經遮蓋的、共250頁的相關記錄以及文件。但政府始終拒絕。

兩星期前，加拿大議會就此通過了指責政府“藐視議會”的動議。但這也未能令政府方面鬆口。他們給出的官方統一答復是，涉及個人隱私和國家安全。

上周三，自由黨政府甚至

史無前例地將下議院議長安東尼·羅塔(Anthony Rota)告上法庭，要求阻止他按議會程序要求查看這些文件和記錄。

政府訴下議院議長的訴狀中透露的一個新信息是，公開這些記錄和文件，“不僅危及加拿大的國土安全，甚至會危及國際關係”。

山姆·庫珀的分析是，很可能，特魯多政府擔心披露這些文件會證實，政府沒有聽取情報安全機構的建議，犯了巨大的錯誤，尤其是針對來自中國的間諜活動。而我們的盟友，比如五眼聯盟，在這方面比加拿大做得好得多。

而卡爾文教授認爲，一個可能性是，加拿大政府有關邱香果夫婦的“關鍵證據”是來自某個盟友，公開這些信息，可能會暴露敏感情報來源。

還有一個猜測是與加拿大內政有關。特魯多很可能在今年秋季宣佈進行大選，以改變目前以少數黨執政的局面，因此不希望公開邱香果事件節外生枝。

**會成爲第二個孟晚舟案嗎？**

現在，很多人關注邱香果事件對加中關係會帶來怎樣的影響？她會成爲第二個孟晚舟案嗎？

從2019年7月，邱香果與成克定被帶離溫尼伯的實驗室，到今年初被正式解僱，媒體一直無法聯絡到二人，也無法得知他們是否仍在加拿大。

CBC的記者曾前往他們在溫尼伯的兩棟物業，但已經人去樓空。媒體邀請的分析人士稱，兩人名下物業總值約170萬加元，並認爲相對於他們每年總共約25萬加元的聯邦雇員工資，顯示他們“有其他收入”——這是個“警示”。

文章還稱，兩人的前同事向記者透露，邱香果曾炫耀自己在中國很有豪宅。

目前，兩人沒有受到任何起訴。但是，曼尼托巴省皇家騎警的重案和有組織犯罪部門對他們的調查依然在進行中。

斯坦芬妮·卡爾文(Stephanie Carving)教授認爲，從歷史記錄來看，加拿大司法機構對於間諜罪的起訴和管理其實並沒有多少經驗，可能因此拖延了調查和起訴的過程。另外一個可能是，他們擔心一旦進入司法程序，根據加拿大證據法第38條，邱香果夫婦有權利要求公佈針對他們的所有證據——而這些證據涉及敏感信息源。

目前的加中關係處於兩國建交五十年以來的最低點，而且狀況複雜，涉及孟晚舟案、戰狼外交、營救兩名麥克、關於香港、維吾爾人人權爭議，再加上針對亞裔仇視事件等等。

卡爾文教授表示，邱香果事件會給加中關係帶來怎樣的影響，會成爲第二個孟晚舟案，我們現在不得而知——但它很可能成爲雙方複雜關係的一部分。？

